

凸凹◎作品

神 匠

作家出版社



凸凹◎作品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医/凸凹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3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50 - 5

I. ①神… II. ①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0756 号

神 医

作 者: 凸 凹

责任编辑: 姚 摩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28.5

版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50 - 5

定价: 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本 纪	-	1. 天赐	3
		2. 悯生	14
		3. 无为	29
世 象	-	4. 温暖	51
		5. 端庄	59
		6. 断指	68
		7. 淘金	86
		8. 皮实	99
		9. 神医	115
		10. 字戒	158
		11. 欢悦	207
		12. 顺生	241
		13. 混沌	273

	14. 美满	313
	15. 同谋	328
心史 -	16. 小米	385
	17. 晌熟	412
	18. 落寞	425

后记	温暖的书写	450
----	-------	-----

-

本 纪

-

1. 天赐

祖父生前信命。遇事不主张争竞。

他说：“是你的东西，别人抢不去；不是你的东西，即便你抢到手了，也会从指头缝里漏出去的。”

他一辈子随遇而安，没有追求什么，却该有的都有了。

到了娶妻的年龄，他对女色还是无所用心，整天赶着一群羊在山上跑。累了，就躺在细草上，唱歌。那山歌的词句很不完整，词意也暧昧，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唱，很任性，却不动情。比如：

风兮风兮风之上
大蓊荆蓁水之畔
粗盐圪塔铜杆烟袋
草梢上的绳蛇
王二奶的卤水
熟透的柿子掉在地上
混蛋的父亲细瓷的碗
.....

他唱的都是自己经历的事物，很细腻，却不追究意义。

一场罕见的大水，把上三村冲到下三村来。浊流中漂浮着死猪、死羊、仓板、木瓢、南瓜和半青不熟的谷穗。水中漂浮的东西很多，总称“水涝儿”。因为“水涝儿”是天赐之财，谁捡到归谁，所以，捡拾的人很多。

祖父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发现了一丛毛发，他抓住毛发往起一提，竟是一个白脸长身的大姑娘。他下意识地探了探人家的鼻息，吓了他一跳——那女子居然还活着。

他像扛木头一样，把人扛回家里，交给他母亲处置。那女子活过来之后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过了两天，又不声不响地走回来，她说：“我再也不走了。”

洪水把她的家人都“收”走了，她已无家可归，便只有归到捡到她的这家人，做了祖父的媳妇。

当悲伤从脸上消退之后，像塘里擦去泥之后的藕，在滚烫的阳光下，这个女子竟异常地俊秀。祖父很长一段时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后来祖母问他：“老天平白无故地赐给你一房媳妇，你那时为啥没一点高兴的样子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山地上有一种叫‘马跑儿’的大蘑菇，雨过天晴，一袋烟的工夫，就从指甲盖儿大小长到锅盖那么大了；你见到之后，千万别喊叫，它一听见声响倏地就变没了——你要悄没声地挪到它跟前，等你把它的根脉掐断了之后，你再咋喊它都跑不了了，嘻嘻……”

这是祖父的一点小心机，再俊秀的女子一旦嫁做人妇之后，就像那被掐断了根脉的“马跑儿”，任你摆布了。

其实，祖父是在信奉着山里的一个古训：在意外所得面前，千万不要张狂，要隐忍。

祖父和祖母不声不响地过日子，不知不觉间生了八个孩子。六个男孩和两个女孩。其中最小的女孩长到六岁的时候，家里住进了一个下乡干部。下乡干部很稀罕这个女娃，把她认做了干女儿，从山外给她买了一件花衣裳。这个女娃太稀罕这件衣服了，穿着它挨家挨户串门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。不期就得了一种热病，整整一个星期昏迷不醒，到了第八天她终于睁开了眼，但只是诡秘地笑一笑，安静地死了。

全家人都很悲痛，但祖父却不曾动容，用一张旧席把孩子裹了，像处理别人家的事儿一样，把她埋了。他说：“这孩子心性小，经不起悲喜，天生就是个短命鬼儿，留不住的。”

听他的话茬，好像孩子的死，已在他预料之中了。

这其实并不奇怪，他不是信命吗？在命运中，他活该没有这个女儿。

敬畏命运，会淡化痛苦。

祖父兀自放着他的羊，孩子们的衣食起居他从不放在心上。

一天，七个孩子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个不落地站在他面前。他吓了一跳，问他们：“你们想干啥？”

每个孩子的表情都很麻木，谁也不接话茬儿。

祖母说：“你看看他们的脚，鞋子都破得露脚指头了。”

祖父看都不看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嘁，这也算事儿？”

祖母眼里含着泪水，反问道：“咋？穷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，还不算事儿？”

“不算事儿。”祖父说，“没鞋可穿，不是还有脚吗，只要脚齐全就成。”

“哼，你自己咋穿那么齐整的鞋？”

“废话，谁让我是他们的爹哩！”

孩子们一听，知道跟这样的父亲讨鞋穿是没有希望的，便反过来安慰母亲说：“娘，你甭跟我爹治气，我们早晚是要穿上鞋子的。”

祖父毫不羞愧地笑了，“嗯，是我的种！”

面对一群光脚的孩子，他的底气依然是十足的。

虽然有这么一个啥也指望不上的父亲，孩子们却一溜烟似的长大了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——

大伯有一挂属于自己的马车，给村里人拉脚，能挣不少现钱。父亲排行老二，因为读完了高小，当了村里的支书。三叔当了国营煤矿的矿工，吃上了商品粮。四叔、五叔有荆编手艺，在村里挣的工分最多，年底结算，能挣不少钱。老叔到北海舰队当了海军，由于人长得机灵，当了舰队司令的警卫员，要不是不习惯南蛮子的生活方式，就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了。唯一的姑姑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裱糊匠，给人家贴窗花、糊顶棚，既吃请，又拿钱，过一种富庶而体面的日子。

这家人过得都很红火，祖父便感到很有面子，村里人每一提到，他会随口说道：“哼，你不看看，是谁给他们掌持着哩。”

祖母撇一撇嘴，说：“你有啥资格这样？孩子们的日子，有哪个是你给挣来的？”

祖父说：“你只是个妇人，这里的道理你哪儿会懂？正因为我不给他们挣日子，他们才有好日子哩。”

祖母说：“你净瞎转。”

祖父说：“咋叫瞎转？你让他们穿不上鞋子，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挣鞋子，而且，还要挣来好鞋子。”

大伯要娶亲了，按老例，父母是要给盖两间新房的。祖父对大伯说：“河川里有的是石头，沟坡上有的是黄土，你自己把房子垒起来吧，我只给你担当些木料。”

大伯就真的自己垒房子，啥怨言都没有。

兄弟们倒看不下去了，一边给大哥帮工，一边嘟囔道：“咱这个爹，真是不通人情，咱挣的工分都记在他的名下，咱挣的钱也都交给他了，他就应该请些人来。”

大伯说：“不许你们说爹的坏话，爹就那么个脾气，他有他的道理。”

房墙垒起来了，大伯对祖父说：“爹，该扣柁檩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明天去找几个木工来。”祖父漫应道。

第二天，祖父果然请来几个木工。按农村的风俗，上柁檩之前，要放两挂鞭炮，名曰：镇宅。镇宅炮放响之后，要抓紧动作，待鞭炮的余音尚未落尽的时候，柁檩就要安放妥帖，否则，木工的性命就有可能被鬼魂攫去了。

柁檩上到最后，竟差一根。向大伯要，大伯说：“我上哪里去找？木料是由我爹担当的。”“那么你爹呢？”木工头急切地问。

找遍了整个工地，竟找不到祖父的影子。木工头一拍大腿，对伯父说：“快，到我家扛一根来。”

木工头就是本村的近邻。

待柁檩都上妥帖了，祖父也笑咪咪地露面了。

木工头哭笑不得，“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找不到影儿，喊不应声儿的。”

祖父说：“哪儿也没去哩，就在茅厕里蹲着哩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是可气，缺根檩条你都不着急？”

“我着的哪门子急？我知道，你们手艺人都是很迷信的，我耽搁得起，你却耽搁不起的。”

“真是拿你没办法。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那根檩条始终没还人家。

不就是一根檩条吗？乡里乡亲的，谁还好意思张嘴？

这件事后来成了村里人的笑谈。面对众人的讥讽，祖父反而喜在其中，他认为村里的人都不开眼，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。什么是大人物？就是每遇大事不着急的人。

我们都是小人物，那么你是谁？面对村里人的反问，他竟毫不尴尬，坦然地说：“我是谁，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？”

他已经忘了，自己不过是个家无恒产的羊倌儿而已。

像祖父这样的人，在乡下人的眼里，其实就是那种无所用心的“混混儿”，用形象的话说，就是那种麻绳提豆腐——提不起来的人。

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儿女们对他却真心敬爱、真心尊重。

何以如此呢？

祖父虽然漫不经心地放着羊，漫不经心地唱着山歌，但骨子里却有一种别的庄稼人所不具有的浪漫。

一到春夏之交，沟沟坎坎、梁梁峁峁，都开满了荆花。这荆花的骨朵只有米粒大小，花香也泛着淡淡的苦涩，卑贱得让人漠视。

祖父却品出了其中的妙处，养了几群早蜂。所谓早蜂，是一种山地蜂种，它们个儿小，皮实，耐旱，采蜜时不挑肥拣瘦，却极为勤勉。

卑贱的荆花与卑贱的早蜂便和谐相处、适得其所。

每逢一场小雨，蜂房里的蜜就满得从蜂巢里溢出来，祖父便摇响了自制的蜜车。那个时节，缸瓮、盆罐，家里所有的器皿，都装满了蜂蜜。

庭院里弥漫着一股沁人的清香。

荆花蜜是一种稀有的药材，卖到山外去，可以得一笔大钱。但祖父至死都没有卖过一次蜂蜜。

他摇下的蜜只有两个简单的用途：一是供家人食用；二是留做蜜蜂过冬的饲料。

主人的不贪心，使蜜蜂能顺利地过冬，来年它们工作得更加勤勉，人和蜂处在一种互相感恩的关系中。在成长期中的孩子，最敏感、最贪恋的就是甜蜜的东西，而一贫如洗的父亲，竟大度地给予了他们这份近乎奢侈的甜蜜。

父亲苦了他们的身子，却甜了他们的心。

对父亲，他们怎么会不心存感激呢？

村里不少人也是感激他的。只要谁放得下架子，跟他伸手，他也会把蜜慷慨地送给谁。

祖父不追究生活的意义，却漫不经心地产生了意义。

不争竞的祖父居然过得这般有滋有味，不免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，有的人甚至把他的羊偷偷地推下山涧。他并不呐喊，也不调查凶手，而是默默地把死羊背回来，架起大锅炖肉请村里人吃，其中就包括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。

村里人不得不承认，祖父到底是跟他们有所不同。

（现在看来，祖父的所谓漫不经心，其实就是他率性达观，随遇而安，不怨天尤人的生活态度。正是这一点成就了他自己，也影响或者说惠及了他的后人。过分争竞，就会导致失落，就会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是一种恶劣的空气，毒化了人的心情，即便是到了手心的收成，也会慢慢地失去的。）

祖父进了花甲之年，无须的面颊上突然就有了两络胡子。那胡子很柔软，即便是他静静地坐着，也会自己颤。孙儿们很稀奇，争相去抚弄它。祖父听凭着这种抚弄，呵呵地笑着，脾气好极了。

柔软的胡须，疏朗的面额，清瘦的身膀，他的风貌颇有几分与众不同。

即便是他不大声说话，说出的话，在儿孙们的心中也是有分量的。晚辈们从心里愿意孝敬他，他的饭桌上，从来没短了酒。

他只喝一种叫竹叶青的酒。

绿莹莹的颜色，软微微的药性，他喝着舒坦。

但是后来在市面上再也买不到这种酒了，儿孙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试探着跟他说了这件事，他连眉毛都没皱一皱，爽快地说：“那就换二锅头。”

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他却一点儿都不固执。

他喜欢用八钱小杯自斟自饮，每顿喝够两杯就止住了，他节制着自己的欲望。

他不喜欢让酒，谁要是想喝，他的酒瓶就放在那儿，自己倒就是了。倒多少他也不管，只要你能喝就尽管喝，不喝醉了就成。

谁要是喝醉了，这个人就再也甭想动他的酒瓶了——他也不指责你，只是冷冷地对你说：“要喝，你自己去打。”

我等小辈对酒的兴趣也是被他培养出来的。

他喝得高兴的时候，会用筷子头蘸些酒液，放进孺子红嫩的唇里，小儿被辣得皱起了眉毛，他则开心地笑出了眼泪。

女人们是禁忌酒的。所以，在这种时刻，祖母总是骂他老不正经。

他说：“你懂个屁，带把儿的不识酒性咋成？”

所谓“带把儿的”，是对男性器官的昵称，掺杂着一种悠远的优越感。

这般镜头，这般情调，曾出现在许多作家的文章里，无论南疆和北地，好像是相通的。

所以，老爷子对黄口小儿的戏酒，牵扯到国民性问题——或者说，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关。

最禁忌的地方，往往是亲情生发之所。这种说法，或不为过。有民歌为证：

酒红菜翠，
百宴接千会。
称兄道弟情姐妹，
挥手顿足都称醉。

山珍海味蛇龟，
金盅玉箸银杯。
白发青丝囹圄辈，
前生后世谁管谁。

在皇权专制族权森严的农业社会，这不啻是一阕伸展人性的“雅歌”。

祖父安静地度过了他的一生。

无论兵火，无论争斗，无论“运动”，都跟他擦肩而过。

全因为他是个羊倌儿。

羊倌儿在人生竞技场上是个边缘人物，充其量也就是个看客而已，不被旁人戒惧，他是永远的“良民”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就是无味的、枯寂的，相反，在隐忍中，他充盈而自足，感受到了常人所无从感受的美。

比如他对羊的品味。

祖父喜欢一只羊，管它叫“二美”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叫，他说：“我自己也弄不清楚，只觉得它应该叫这个名字。”

祖父总是喜欢久久地跟二美呆在一起，二美慢慢地倒嚼，他则有一搭没一搭地抽他的板烟。问他为什么如此喜欢二美，他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因为它最像羊。”

仔细看时，二美与周围的羊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亦没什么特别的标志，无非一只普通的羊而已。

我不禁嘻嘻笑。

“我知道你的心思。”祖父说，“为什么说它最像羊？你把它赶到羊群中去，不管多么混乱，你会一眼就能认出它。不信，你试试看。”

我当然不信，便把二美赶到羊群中去，且把羊们搅得一团糟。祖父点点头，“你去找二美吧，你会一下子就找到它的。”

我笑着摇摇头。

但奇迹还是出现了，当羊刚刚平静下来，我居然一下子就认出了混在羊群中的二美，虽然我刚刚才只见了它一面。我把它牵出了羊群，对祖父说：“就是它。”那种自信连我自己都是感到吃惊的。

祖父说：“没错，就是它。”

我便坐在二美身边仔细观察它。它真的跟别的羊没什么不同，但的确又觉得它真的与众不同——嘴上虽无法形容，心里却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到了不惑的年龄，我才恍有所悟：这可能就是一种叫“神韵”的东西。

正如一个伟人，尽管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，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，他身上也会有有一种无声无形的东西让你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，正如在美人堆中的一个“她”，虽艳光迷乱，却只有她能一下子吸引住你。

虽然我体会得晚了些，但我毫不感到惭愧。因为深刻的东西，仅仅靠思考是得不出的；更主要的是靠阅历，靠天启。

祖父之所以得到了这种天启，既是上天悲悯，感于他旷日持久的孤独，赐予他的一份独特礼物，也是他不轻贱小日子，活得用心的缘故。

关于二美我曾经问过他：“既然二美这么与众不同，这么好辨认，您干吗不让它做头羊呢？”

“让它做过的，可它就是不肯，就愿挤在羊堆里，你拿它没办法哩。”祖父答道。

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祖母，随口说道：“我奶奶可是个好人，对您好得都叫人眼馋。”

“这倒是不假。”祖父说。

祖母知道祖父爱吃一些稀罕的小吃食，比如黑枣、毛栗、树莓、仙人果之类，每有采集，怕被小儿们偷吃了，便把它们藏到高高的房脊上去。等到祖父想吃了，便竖起陡梯子爬上房去把藏品取下来。祖母只有三寸的小脚，那梯子的横掌很窄，却也上下灵动，让人惊心动魄。每一忆及，祖父都甜蜜得像孩子一般。

“你奶奶就是二美，那年大水把她冲到咱们村，当时湿淋淋的，模样长

得并不扎眼，可我一眼就看上了她，不然，即便是她找上门来，咱也不要她哩。”祖父说。

“您真是嘴不对心，奶奶长得还不扎眼？到老还清秀得像大户人家。”

“嘿嘿，你这样说，是因为她是你奶奶，在咱眼里，她就是不扎眼哩。”

我便故意逗弄他：“那么多扎眼的大姑娘您不选，您没后悔过？”

“后悔个啥？”祖父瞟了我一眼，“那些个扎眼的大姑娘，人懒，心花，张狂，霸道，都不服自己的汉子管，只有你祖母这样的，才低眉顺眼、一心一意跟男人过日子。”

“跟一个不扎眼女人过了一辈子，您也不觉得乏味？”

“你整个说错了，你奶奶很女人哩！”

这不难理解——整天泡在驯顺的羊群里，祖父的性情也驯顺了；祖母本来就是个“水滂儿”，不存有更多的期待，却反而嫁给了一个好脾气的男人，岂止认命，岂止知足，天降大福哩！祖母做得很女人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

羊——男人——女人，他们是一种互相涵养着的关系。

有很羊的二美，很女人的祖母，祖父这一辈子，也别无期待，活得很称心。

与羊为伍，山峦为路，不仅造就了祖父的好性情，也练就了他一副好身膀——到了九十岁的高龄，还腰腿柔韧，脚底生风。从他身上，看不到一点衰颓和死亡的影子。

有人说：古人说得好，老而不死便为贼——他即便不是贼，也是山灵附体的怪物了。

听到这样的话，他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反而受用得眉飞色舞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别高抬我，我啥也不是，只是一个人而已。”

那一年，祖母突然就病了，一病就卧床不起。她拒绝问医，说：“我啥病都没有，就是老了。”

祖父随即便把赶了一辈子的羊全部卖了，一心一意地守在祖母身边。

祖母过意不去，说：“你这叫我说啥才好？”

祖父竟说：“你以为我是为了你？我这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
祖父告诉祖母，她这一病，恰好给了他一个收山的理由——因为他毕竟是老了，生命已到了强弩之末，他不想让儿孙们看到他爬不动山的样子，既然老天给了一个下马的台阶，应该见好就收才是。

他想到的是他最后的尊严。他要把一个矫健的身影永远留在后辈人的心中。

“我真不懂你。”祖母说。

“你甭说反话，除了你，还有谁懂我？”祖父说。

躺在床上久了，祖母身上长了许多褥疮，天气正热着，蚊蝇从她身上飞上飞下。

祖父木木地在她身边坐着，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。由于摇得太久了，他的动作，像别人推着他不得不摇，便有一搭无一搭的。

虽然他的眼神很散漫，且放在别处，但只要蚊蝇落在祖母身上，他的蒲扇便“啪”打过去。打得很准。

祖母皱一下眉头，“你能不能轻点儿？那是人家的肉。”

祖父笑笑，说：“你还争竞个啥？肉也是死肉。”

“咱这辈子嫁给你算是倒霉透了，你一点也不懂得怜惜人哩。”祖母虽然说的是伤心话，但脸上堆的却是微火一般的笑容。

“你净说亏心话，咱从水里把你捡来，又从炕上把你送走，谁有咱这份耐心？”虽然辩解的对象是祖母，可祖父的眼神还是盯着别处。

祖母专注地看着祖父那张麻木的脸，眼角突然就有了泪。

“我这辈子知足了，因为走在了你的前头。”她说。

眼泪触动了祖父，他说：“走就走呗，还恹惶个啥？要不，我先走？”

“你想得可倒美，你哪儿有那个福气。”

这个时候，两个人把生死看得很淡，好像是个很家常的话题。

因为彼此的心中都认可着对方，满满地装着对方，没有愧疚，没有遗憾，所以，到了告别的时刻，他们便没有忧伤。

祖母过世之后，祖父亲自在祖坟上给她划定了一个位置。那个位置，背靠青峰，远眺平川。

对他的这个选择，我是心有所悟的：虽然他听天由命、随遇而安，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大山，但对山外的世界也是有所系念的。从这一点上，我感到，他自我封闭的内心，其实是有波澜的，甚至是很丰富的。

后来的日子是他一个人独立过的。

他对儿女们说：“我身膀这么硬朗，手里又有卖羊的钱，用不着你们养活哩。”

虽然是一个望百的老人了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正常，屋顶上的炊烟，